

喂猫的老太

○ 钱凤伟

不久以前，我把健身时间从晚上提前到了每天傍晚之前，下午四点半后，去走龙溪港绿道，从龙溪大桥下绿道，直到终点项王码头折返。也因此，让我有机会初初地认识了一位喂猫的老太。当然，她喂的不是自家的宠物猫，而是流浪猫。

那天，往回走到原市中心医院靠龙溪港边一侧，远远就看见许多健步者似乎在围观什么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老阿姨在给一群流浪猫喂食。这些猫从铁丝围栏的孔里钻过来，纷纷舔食着一摊摊的猫粮。

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猫一起很热闹地“聚餐”，虽是流浪猫，却可以说是体态颇丰，萌态可掬。而且也都整洁清爽，毛色亮丽，根本不象通常往往以瘦骨嶙峋、邋遢不堪示人的“野猫”，看起来应该得到了很好的照料。

为了不让它们进食时拥挤，老阿姨给它们开了好几“桌”，三四只猫一围，看吃得差不多了，就用一只大勺为它们“加餐”。猫们吃得很专心，看上去也很对胃口。当然，也有的看到老阿姨给另一“桌”“加餐”了，就一下子动如脱兔地赶去吃“新鲜”，以为可以兑换口味，其实老阿姨是不会厚此薄彼的。看来这样的“不安分”，猫们也难以“免俗”。但这也给猫们的聚餐活跃了气氛，让围观的健步者忍俊不禁，不停地拍照录视频，并同步地发到朋友圈、短视频平台上分享给更多的人。确实，萌宠是当下的时尚，但如这位老阿姨这样的萌流浪猫，或许并不多，因此这样的现场实录，于流量，可以说是稳赚。

老阿姨看猫们吃饱后很满足地用舌头舔嘴，就收拾了两只拎袋后回去了，我与她一起走，说，你每天都给它们喂食吗？她说是的，一天不喂就要饿一天啊。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在这里喂猫。她说，今天我有点事情，来得迟了点，已经过了平时的饭点。我问，一天一次？她说，不是的，每天要喂两次。和一个老姐妹分了工，她上午，我下午。

我说，看你给它们准备的“伙食”很丰盛啊。她说，那是。除了猫粮、猫食罐头的“主食”，还有新鲜的鱼肉，烤鸭屁股、动物内脏等等的“营养加餐”。猫粮、猫罐头现在都是网上买的，其它的要吃得新鲜，当天去农贸市场买的。当然。都是长期订好的。否则还不一定拿得到货。

显然，准备猫的伙食，不仅繁而烦，而且开支也肯定不菲。她说，是的。猫粮89元一袋，只能吃两天，猫食罐头4.5元一个，每天要开十几个。还有“营养加餐”，每样都要几十元。就我每天喂的这一顿，一个月要五六千元。

我说看你也是退休了吧，靠退休金生活的话，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她说是的，但能承担。我退休金是自己买的，有二三千，虽然不多，但按我们这代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，用于衣食住行的日常开支，也过得去了。我家老头退休金有五六千，正好用于猫的伙食。钱要那么多作啥，够用就可以了。当然也要留一点，有备无患，但该用就要用。于我这个人，看着 没得吃，这钱留着也不安心。

这时走到了桥下，我问她住哪里，她说日月大桥那边，我说那有点远的，乘公交吗。她指着桥上说，是骑电动三轮车过来的。朝桥上看，人行道边果然停着一辆不算小的电动三轮车。她说，她喂猫已经十多年了。后来越喂越多，除了自己住的小区，她一路过来，有好几个投食点，要有好几大袋的猫食，还要为它们准备饮用水，因此，专门买了一辆后面有拖斗的电动三轮车。每天都来，风雨无阻，再冷的冰雪天气，也不会有一天的中断。因为越冷越要吃饱御寒，猫也一样的。

从铁梯上桥，她喊了声“三花”，声音刚落，就有一只黑、橘、白三色的“三花猫”从铁梯下面走着标准的“猫步”出来了，眼睛朝着老阿姨好像很亲热地看着。老阿姨说，这猫很乖的。我说，它们都认识你了。她说，那当然，十多年来，对它们一片心血，就如刚才这个喂食点，原来是到里面投食的。后来封起来了，我们进不去，真让我们急的，我晚上觉都睡不好，后来想没办法，把它们引到这围栏边，总算让它们吃上了饭。猫是很有灵性的，它们当然会记住我们对它的好。如果不是你这个陌生人在一边，这三花和往常一样，是要到我车上玩一会的。

老阿姨说还有事要赶着回去，我说你真不容易。她说，我是当作一件让自己快活的事情去做，就很容易了。这不，一晃就十多年了。她又问，你知道我几岁了。我看她脸色红润，少有皱纹，一头染成棕色的短发，穿着合时的暗红色套裙，就说，看上去蛮年轻的。她说早已是“古来稀”的年纪了。你看，从这里也可看出，我整天为猫劳碌，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质量吧。说着，她就开着电动车匆匆离去了。

望着她开着电动车消失在车流中，我不得有点感慨。人生百态，这位喂猫的老太当然也是其中的一态，虽然不乏独特，于他人或很难复制，甚至还很难评说，但无论怎样的见仁见智，于这位喂猫的老太，我要说，至少于十多年来执着的喂猫，其中那份善意和爱心的底色，是如此瑰丽，许多人恐怕要和我一样，既自愧不如，也充满敬意。



拟古山水

曹颖辉

在水库边

○ 姚玲利

眼前这人，五十来岁，做事向来干脆利落，想干就干，说走就走。

那天不是节日，不是纪念日，秋日天气明媚，临时起意看日落，吃烧烤，来自四方的一群人凑在一起，只为快乐。

穿梭在大道和小路一小时许，追着日落到达水库时，并非是明晃晃的一片，微弱的余光透过云层，想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迎接我们的到来。

有彩虹！大岗山的风车颇有绅士气质般请出C位的特邀嘉宾，像是紧握的手掌突然伸展，山顶向天空释放一道红黄绿，是惊喜，是奇迹，是邂逅缘分。

“难到我今天撞到了大运了吗？”我在原地打转，又是拿手机，又是拿相机，又是拍照，又是录视频。

人总是会对未知充满好奇。期待未知的未知，是这片滩涂上互不打扰的露营的人们正在干的事情。

有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想，它就来了。还不止一次。

我们就这样走着，七彩祥云定格在那里，飞机比聊天框的微型图标还要小，看着它穿梭而过。那一刻，像是在接受一场神圣的洗礼。

好运连连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反正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经历。

来自天空傍晚和夜色的交接仪式，就此圆满结束。

光也就猝不及防地全部消失。一大汪蓝绿色的水，和陡坡上的条状茶叶的墨绿，在落日余晖坠入云层后，开始难以分辨。暗色，是他们的保护色。寒意就迅速以你不知不觉的速度袭来。

水库不曾想象，它用了一生的时间，静静灌溉着这片土地。有一天，车开过来，人涌过来，来这里寻找丢失的宁静。吸引而来的，还有那守在水库旁的大叔，他享受着你永远无法理解的钓鱼的快乐。

与其说这里孤寂，不如说同在水库旁土地上的我们是多少格格不入，想是从外界世界闯入这里的“不速之客”，极力想用带来的道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打入地里的地钉，刚挖好下陷的土坑，本不该出现在滩涂的树桩，以及锅碗瓢盆……一切的一切，诉说着我们探索大自然的勇气与智慧。

在水库的对岸，有茶园，一片绿色中有一座有棱角的白色建筑入了我的视线，虽然它很想低调，不太引起人的注意，但在四周万物圆润中，它不得不显眼。

如果说水库是世界的尽头，那么，山坡上那座白房子便坐落在世界的另一面。

住在那里的是什么人呢？住在那里多久了呢？为何只有

只有他们住在那里呢？我渴望过去看看，各种疑问仅仅在我脑海里徘徊了一会，最终，我没能迈出寻找谜底的那一步，而是迈向我们的帐篷处。

我们这处帐篷，很好找。挂着一大大的“陪你去热爱这个世界”的帐篷布，帐篷下是几位灵魂自由的流浪者，年纪小到十岁以下，大到即将退休。大家围坐在一起嗑瓜子、喝椰汁，吃卤鸡爪，切好的白斩鸡，还有热腾腾的泡面。

七八点的夜，已黑得像个无底洞。但好在不底洞上扎了好多的洞，星星忽明忽暗。我抬头试图想数清，风一吹，星星动了，数学不好的我，又得重新开始。数着数着，开始开小差，上一次看到这么多星星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这里真的好安静啊！好奇啊！我可以在这里发呆一夜。

随风蹿来的火苗，让身处寒夜中的我认清了现实，那样的话，我大概率会被冻坏。那黑夜里几百米水库岸边，依稀能看见一抹亮光的夜钓人，他们不怕冷吗？

冷是事实，与火苗共存的地瓜成为大家挨坐一起的希望。

可是，希望多了，也容易变得廉价。奔赴希望晚了，也就不那么想去找希望了。烤成炭的地瓜，明明此前有希望送入谁的嘴里，感受它那烫嘴的甜津津。最后，只能独自在草地上饱受黑夜的吞噬。

隔壁帐篷里有对母女和一只小狗狗，我常偷偷往他们那里看一眼，结果好几次对上姑娘的眼眸。就当天色昏暗，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转头看下远边的金星，再转身继续对着火苗发呆。再偷偷看一眼，看眼背后的金星，看火苗……都怪该死的好奇心和好奇中夹杂的羡慕，以及我那不够厚的脸皮。

离开水库后，朋友好几次问我是否有收获，我努力让自己的回答看起来是经过慎重考虑，不那么随意。结果我说了个还好，很显然，不是朋友脑海里的答案。

回答还好，是因为它给了我期待，又留足了想象。

这一天，不是在书上，也不是在手机里，我用我的眼睛，近距离看到了一群冒险者和他们冒险的大自然。无关年龄，生活有无限可能。我在这里，看到了未来我的人生也会拥有新的可能性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走到阳台，望着窗外，整座城市在灰蒙蒙的黑暗中星星点点，车流声不停歇。同样是8点多，我转向遥远的水库的方向，想着山坡上的那户人家，今晚是否和那晚一样，四周静谧，夜空繁星明亮？



仲冬时节(油画)

汤朝红

那片竹海

○ 储 吟

行到水穷处，柏油路消失了。抬眼，便是绿漾漾的竹海。

青翠叠着苍绿，眼眸开始惬意，深黛托着浅碧，心园静了。阳光舞动竹叶，写满一个“清”字。修长的竹竿需仰头望，望去，天空里满是绿色酿的酒气。

会记起豆蔻年华里痴迷不已的那些竹的诗词歌赋：李贺的“入水文光动，抽空绿影春”；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；苏轼的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。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

想起古画中的仕女对月而吹的长箫，陌上缓缓归的牛背上的牧童的短笛……毛笔的点横竖撇捺落在竹纸上，山水的辽阔，时光的厚泽。

竹笋在四季的餐盘里淡绿着，开胃养千家心。邻家的兄长摘一枚竹叶入唇，一曲清亮的口哨便飞了出来……

菰城人的聪明才智在竹子上纷呈而叠，是百姓餐桌上小小的筷子，是那些个炎夏河边的竹塌竹椅，是外婆放小点心的藤编盒，也是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正义和邪恶的沙场。

一个人穿竹林久了，会生出禅意。一群人穿梭在竹山里，是用竹味烹煮着人间故事。

番薯情

○ 杨苏奋

太阳下山了，天，像黎明的早晨，还有一丝光亮。小叔赶来了牛，把我和婶婶割去番薯藤的番薯地，犁出了番薯。我和婶婶，把露在泥土面上的番薯，一个个理干净。婶婶站起来，不小心摔在了地上，在暮色中望去，像似凸起的番薯地，小叔急忙把她扶起。番薯理完了，装进了箩筐，把挂在牛背上，小叔在暮色中赶着牛回家，我和婶婶在后面跟着。

之后几天，婶婶挺着大肚子，把破了皮的番薯理在一边，把无伤疤的番薯放进箩筐。因新开河要从这块番薯地经过，我和小叔忙着把坟墓搬到了另一块自留地上。

小叔葬好祖坟，祭拜时，在坟墓前放上了一盘番薯。过后，就把婶婶理好的番薯，在家里挖一个地窖藏起来。盖上稻草，铺上泥土，到了冬天，就去地窖里摸出来吃了。

番薯吃法很多，洗干净后，把番薯对切开，放煮饭的蒸架上蒸。饭熟了，番薯也熟了。

那时，有个吃点心的习惯，白天大人们干活去了，孩子们就会在家里烧番薯。烧番薯，水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水多了，锅底留水，番薯不好吃。水少了，番薯烧焦了，不能吃。我烧番薯，经常到锅边闻闻香不香，香了，就不烧了。因为锅底

秋 祈

○ 吴 艺

了“现代性”的时代审美。毕竟，每一种的情绪都来自你的内心世界。当你读着欧阳江河的《玻璃工厂》，哪有一丝的农耕意味呢？其实，诗意就在你的身边，也在你经过的地方。

在秋天，经历着层林尽染，也经历山水映枯，哪怕再冷漠的人也会生发一些情绪。触景生情的后面就是人生的境遇。而你只能是一个旁观者，既无法挽留，也无法相送。特别是对于那些羁旅他乡之人，更能感知其中况味了。“秋思”二字，蕴藏着多少的情亲眷恋和儿女情长呀。就拿一部《乐府诗》，写尽了闺思之泪，征夫之憾。其实，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是朴素而简单的，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，只要相守在一起就好了，古人的男女之情总让人羡慕，情到浓时，就化不开了。还有《西洲曲》，从春写到秋，从早到晚的相思，女子可能只是在“单相思”。但她却是痴情的，“君愁我亦愁”，还“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”。这首诗通篇是优美的，若听着它和乐而歌时，多少萌动的内心会起波澜啊，只是思念却不哀伤。这是长江流域的古辞，情思绵长，渗透着南方一样的黏稠和缠绵悱恻。

也许，就因为秋天是有有缘人相聚的日子，所以才会有期待和期许。可许诺的是人，爽约的也是人……

喜欢徘徊于我们小区公园里的合欢林中，高大的乔木挺拔直立，秋天凋零，春天茂盛，周而复始，如同一个响当当的盟誓，可信而可期。我曾为此写过一首《合欢林》的诗——繁花已落尽，那曾节日般的/娇艳，紫色的睫毛/或者是王冠上的流苏/爱情，就这样开始了/事物的象征性/都是我们的赋予//在这

片高大的乔木林/更多的时候/飞来飞去的鸟雀/像在念着甜蜜的台词/与人类脱口而出的盟誓相比/尽管不懂却更值得信赖//这是初夏的一个场景/早晨的雨刚刚下过/我站在合欢林中/看着桥上的轮毂碾轧而过的水花/想着一整夜野猫发情叫碎的夜晚/树干上新生的一朵朵菌菇/像坚起的耳朵/塞满了情意绵绵的话。

人活着，是要有些盼头的，这就是念想，人生的意义所在。那就相约在秋天吧，别再“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”。想见的该见的，都未见。在有着如此丰富情感的秋天，难道还拨不动尘封已久的心吗？

想起也是在某个秋天，在满城桂花还未飘香的初秋，满山红枫还未尽染的初秋，岭上银杏还未泛黄的初秋，山道两旁梧桐还未凋零的初秋……我与省城来的作家们在安吉中南百草原去赶赴一场秋天之约。

我们徜徉在百草原的山径上，轻步缓行，这里虽然浓浓的秋意还没有到来，但绿色之中已有了色彩的变化，有些树叶开始泛黄，像内心的一个起伏。那么多的植物相互簇拥和弥漫着，偶尔被轻柔的风划过，就会齐刷刷摇曳婀娜的身姿，她们所释放出来的活力，总是让人流连和心醉。

这里叫“中南百草原”，我不禁想到鲁迅笔下的“百草园”，这是我从小在心里埋下的种子。那时的童年都有着相似的经历，散发着童趣，至今不忘。遗憾的是，我虽与绍兴相隔不算远，有几次因公事去过绍兴，且不好突生旁想，另辟蹊径去百草园，也只好留个念想了。
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里不仅有何首乌、皂角树等，更有代表爱情和浪漫

风景愉悦心境，心境是兜兜转转不时整理着的风景。当偶遇一位民间竹雕艺人，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时，浏览在他的竹雕作品前，“唧唧咋咋”的声音忽然就凝固了，一些感知被那些片片竹筒上雕刻的各种文字敲打着，被一个不幸里不屈的传说激起波澜。

竹灯透出的光，诠释了被苦难打磨后的那种不可能中的微而不弱力量。

命运不可知亦可怜。红尘中众生相里的某一面除了故事还有什么？竹海，竹枝，竹叶，在生长，在叙说……节节而高，总能向上生长的那也只是植物而已。而人间处处修罗场……

千转百回的修罗场……

我的心灵独语地，他的生计耕耘处。听得见竹笋在地下的涌动，看见了穿出地面的青竹成片成海。可以说每枝竹子都是一条江河，每片竹叶都有日月的魂魄。看竹是竹，看竹亦不是竹……“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。早晚复相逢……”

那片竹海，是尘埃之外的桃园，也是人声鼎沸的现世。

下的几个番薯，已经开始焦起来了。吃点心大约在下午2点半左右。番薯都是吃了中午饭烧的，当锅盖揭开时，特别是我们孩子，就抢着吃那个锅底下的乌焦番薯。大家都说，焦了的番薯好吃。把那层乌焦的皮剥掉，吃起来真香。在大米少的时候，早上就是番薯汤。在没有了大米的时候，就天天吃番薯。那天，我跟小叔窖好了番薯，就跟我小叔的小舅子睡觉去了。因为，婶婶娘家便是我小叔家的邻居。

楼梯边，有不能入窖的番薯堆在那里，上楼梯睡觉，我们总会拿一个番薯，用甘蔗刨子刨去番薯皮就吃。那个季节，晚上经常吃生的番薯。这一晚，突然听见小叔在叫他的小舅子：“快起来，你姐姐肚子疼得厉害，可能要生了，快去叫接生婆。”大我8岁的小叔的小舅子就起来跟小叔走了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回来把我叫醒：“你婶婶生了，是个男的。”

第二天起来，我见小叔晃动着脑袋在自语：“今年是1963年，10月份，属兔，半夜生的，应该是子时。”我笑笑，打断了他的话，歪着头说：“我比他大9岁。”“哈哈哈哈哈。”小叔咧开了嘴巴大笑，捏着我的脖子说：“你做哥哥了，快去看看你弟弟。”我急忙拿了个番薯走到婶婶床前，对着宝宝的眼睛摇晃着说：“以后你也吃番薯。”

的玫瑰园，姹紫嫣红的桃花、杜鹃、樱花以及梅花等，还有临溪婆娑的淡竹林、苍劲挺拔的松林、纯净静谧的湖水、清幽宁静的山间石径……深秋之时，满山的植物枯萎间色彩特别丰富，别有一番风韵。

我们就这样一路走来，这些省城来的作家们也许是久居喧嚣的都市，现在猛然间邂逅这样一处山林野趣，作家们再也无需掩饰什么，尽可以大呼小叫，把心中郁结的疲惫和烦恼统统释放出来。秋天，也需要这样的喜悦来驱散愁绪。

可有相聚就有分离，情深意长也无法挽留；欢宴总是要散席各奔东西的，上次在高铁站送辽宁来的几个师徒，我终是对他们的不舍，人生中的情谊投契也算是一种缘分。特别是在薄凉的世情面前，至少我们有值得珍视的友情。也能让我体会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”的苍凉、旷远。当年李白送孟浩然去广陵，于长江边相送，也是一揖三别的，要不就不会有孤帆都没影了，直到水天一色的交汇之处，这样的“长镜头”呈现，证明他在江边伫立良久，可谓“眼看帆去远，心逐江水流”啊。我想孟浩然也应该在船头挥手许久，同为诗人，柔软的心是一样的。二人的深情厚谊让人动容。

人生当中有很多次的送别。只是不在江边而是换成了高铁站和机场，“加速度”时代，让送别的过程缩短到一瞬，可能只是一次挥手后，他们的身影就被行旅之人淹没。而此时，我心里默默念着，“秋以为期”……

如果再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还是这样的一群人，再说着今年相聚时还未说尽的话题，那将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！